

Peter Carey

Parrot and Olivier in America

〔澳〕彼得·凯里 著 朱世达 译

主仆 美国历险记

上海译文出版社

Peter Carey

Parrot and Olivier in America

〔澳〕彼得·凯里 著 朱世达 译

主仆美国 历险记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主仆美国历险记/(澳)凯里(Carey, P.)著;朱
世达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6
书名原文:Parrot and Olivier in America
ISBN 978-7-5327-5795-4

I. ①主… II. ①凯…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澳
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2479号

PETER CAREY

Parrot and Olivier in America

Copyright © 2010 by PETER CAR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1-614号

主仆美国历险记

[澳]彼得·凯里 著 朱世达 译

责任编辑/宋玲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锦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287,000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ISBN 978-7-5327-5795-4/I·3432

定价:45.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4790808

此书谨献给弗兰西斯·科蒂

人们竟然会相信推翻了封建制度、消灭了国王的
民主会在商人和资本家面前退却吗？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

讲事实并不总是明智的。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选自《作品全集
（B 部分），卷 7，新编书信集》

译者序

《主仆美国历险记》是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的第11本小说。这部小说以《堂吉珂德》式的主仆展现了两人各自的冒险和奋斗。小说的故事以主仆两人各自的第一人称叙述交替章节来展开，你很难说作家的重点到底是在哪一个人。

小说主人公奥利维尔·德·加蒙是以撰写了有名的《美国的民主》的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为蓝本的。诞生于1805年的奥利维尔·德·加蒙，和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一样，出身诺曼贵族，同样和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一样，祖辈死于法国1793年大革命的绞刑架下。奥利维尔的父母侥幸逃离了被绞死的命运。当波旁王朝复辟的时候，奥利维尔的家有了稍些的改善，然而，在七月革命后，奥利维尔作为一个前程似锦的年轻的“在这新旧交替的摇晃不定的社会结构中长大的”律师，一位既保持贵族心理，又是“自由派的现代人”，在他母亲的精心安排下，离开法国而前往美国，作为法国新政府的特派员调查美国的监狱制度。

奥利维尔在他的仆役鹦哥儿的陪伴下搭乘阿弗尔号轮（正是托克维尔搭乘的那艘轮船）前往美国。主仆两人在藐视、怜悯和偶然的亲情的碰撞中各自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两人从来也没有融合为一体，但也从来没有真正地分道扬镳。鹦哥儿对奥利维尔交织着怨恨和关怀的情愫。

奥利维尔的英国仆役和秘书已年近50了，其经历堪比狄更斯笔下的小说人物。他原先是一个地下印刷所印刷工的儿子，跟随印制假钞的瓦特金斯先生学习镌刻技术。在12岁时，他被置于独臂法国贵族第尔伯侯爵的控

制之下。在英国沼泽地的荒原中，他拯救了处于饿死边缘的第尔伯侯爵（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的囚徒阿贝尔·马格维奇的翻版）的生命。第尔伯侯爵将鹦哥儿运送到澳大利亚，多年后又将他召回巴黎，成为第尔伯侯爵的仆役。遵照第尔伯侯爵的命令，鹦哥儿随奥利维尔到美国去，负责给年轻的奥利维尔的母亲——加蒙伯爵夫人和第尔伯侯爵的情人，发回关于她儿子的报告。

两人一碰在一块儿就没有好气。当鹦哥儿来到奥利维尔的面前时，奥利维尔感觉，“一个苍老的信奉令人不安的民主原则的仆役来向我挑衅”。奥利维尔是一个讲究排场的、极易发脾气的人，他怀疑鹦哥儿是他父母派遣来监视他的，而鹦哥儿则对成为“偏头痛勋爵”或“尖鼻子伯爵”的奴隶而感到恼怒。鹦哥儿的童年使人想起了狄更斯的小说。本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认为他的心灵“是一个巨大的花园，却长满了野草”。他除了服从牛顿的定理之外不服从任何国王的法律。鹦哥儿刚到新世界，还未能抓住美国民主所提供的机会，很长时间未能自我发现。他说，他就着蜡烛就读托马斯·潘恩的书，但一天中18小时他都是一个庸夫而已。而奥利维尔到了美国，由于其父母的安排，却发现没有鹦哥儿的签署，他无法从银行拿到任何的钱，为此而怨声载道。

他们的关系随着在美国生活的时日增多而渐渐地改善，友谊取代了敌意，甚至发展到了互相依赖的地步。在此期间，他们的哲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都不得不重新适应新的美国生活。

奥利维尔在法国时，从贵族阶级的立场出发，对民主的观念感到厌恶。后来，他被基佐的清教教徒演讲所吸引。他“就像一个牧师，使我们懂得了民主的潮流是不可能逆转的了”。奥利维尔在与船上美国人的接触中开始了解美国。在美国旅客中最为显著的是纽约银行总裁皮克先生。他劝说奥利维尔“做一个好人，先生。做一个民主派的人”，劝他像一个民主派的人那样不要将他的仆役送到底舱去。奥利维尔扩大了他原先考察美国监狱的课题，进而研究美国社会和美国生活方式。他认识到，年轻的民主国

家美国给老欧洲一个教训。在美国，清教原则与一个自由的宪法和一个非常民主的社会氛围相结合在一起。在他给母亲的一封信中，他说，“法国将可以在他们的实验中找到它的未来，当民主的潮流涌向我们的头顶时，我们最好知道怎样使其服务于我们的目的，而不是在民主的潮流中被打得粉碎。”

他把美国人看成是青虫，他们不断地蜕变他们的壳，以求生存。他的视野涉及美国性格的方方面面，包括美国人的势利、民主、市民社会对俱乐部和协会的狂热，以及他们的宗教倾向。

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小镇的镇务会议上，奥利维尔亲身体验了美国民主的方式，极受感动，“他全身闪烁着光辉，脸颊泛出红晕，一脸微笑。他擦拭了一下眼角。他宣称，天啊，他仿佛回家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动人的夜晚。当他离开时，人们让开一条道，他径直向我走来，全身笼罩在一片荣光之中，仿佛是一位新娘。”他洞察到美国民主的实质，对他年轻的美国情人阿米莉亚·戈弗雷小姐说，“过一个乡下人的生活比成为中央集权主义的牺牲品要好得多。我亲爱的，别撅嘴。这儿将成为世界伟大的文明。法国将不会做美国已经做成的事。”

鹦哥儿在彷徨了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才华和价值，在充满机会的美国，他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的发迹本身就是美国价值的最好的注脚。作家赋予这位表面上是一个无知的人以对美国民主的深刻的认识，甚至超越了学者奥利维尔。他说，“那儿并没有群氓歹徒，也不会有了。在美国没有暴政，也不可能有。你的关于皮毛商的可怕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大傻瓜是不会被选上的。没有文化的永远也不会走上统治地位。”

奥利维尔在抽象的问题是自由主义的，但思想实质上是非常精英主义的。他认为，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只不过是一个伐木工，一个孤儿。一句话，来自底层。这在鹦哥儿看来，“那是一个奇迹，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像他那样的人冒出来。”然而，奥利维尔却说，“是的，你们将会有皮

毛商和伐木工做你们的总统，而他们将是野蛮的军队首领，对地理和科学一无所知，群氓的头儿，每天受的教育只来自背信弃义的报纸，这些报纸使他们变得如此自信而无知，他们的书架上只有操作手册之类的书，戏剧充斥庸俗而华丽的场景，而绘画只是为了愉悦庸俗的银行家之类的人，没有道德品位的人，一半是资产阶级一半是罪犯的人们，这些人将装出贵族的趣味，然而在市场上互相像摔跤手那样斗殴，只想给最时髦的艺术家支付最高的价格。你别笑，先生。听着。我做过广泛的旅游。我在这个国家还处于初创的时期就看见过它。我告诉你它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公共广场将会被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阶级所占领，这些人们连莎士比亚的一行诗都不知道。”

彼得·凯里的小说充满了作家的幽默、睿智和俏皮感，作品中不乏逗人的戏剧性的场景。作家在处理情爱中也是非常有分寸的，给人以美感，不像有些美国作家过于直白和直露。如在一封写给奥利维尔母亲的信中谈及鹦哥儿的法国情人玛蒂尔德——一位肖像画家时，作家写道，“亲爱的妈妈，我千了她。”“我将她平放在地板上，当礼物的包装全部打开，我发现她是一个非常愿意为之的对象，这是一个马赛动物，她不愿被两个铺位相夹的狭小的空间所局限。她一定受到了何等样的创伤，妈妈。她竭力想控制、主导这整个的事儿，但我不让她这样，她倒也并没有表示不快，她的快感是如此的巨大，同时又由于她太靠近主舱了，她一定要拿一只枕头塞在牙齿中间。我肯定她将枕头咬破了，因为很快在阳光的光柱中飞扬起羽毛来了。”

他的语言也具有诗一般的力量。请看作家关于卡特斯基尔瀑布的一段描写：

我爬了一段很陡的山路，一段峭壁，一片浓密、蓊郁的冠冕般的松林美景，其间生长着高耸入云的桦树，透过这一层屏障，可以看见那条河流，橄榄绿的河水，柔软似天鹅绒。在一段山景中飞翔着一只隼或者一

头鹰。天是蔚蓝色的，从山下吹来的微风对于这个季节来说有一点儿凉。我们跨过一座小小的木桥，在木桥上钉着业已生锈的所谓钱箱，戈弗雷往箱子里放了几枚硬币。陡然间，我看见4条小溪从那发光的突出岩石台阶奔流而下。它们带着何等样的力量和分量纵身涌流到深渊里去。我听见戈弗雷大喊大叫，看见他的眼睛蓄满了喜悦和惊讶。”

作家用优雅的语言描写了吉卜逊山长长的山脊和老农场的全部景色：皑皑白雪覆盖的洋葱地啦，奶牛的草场和森林啦，带有门廊的梦幻般的小屋啦，在它们陡峭的雪白的屋顶后面蜿蜒奔流的康涅狄格河啦，纯然是一幅新英格兰的旖旎景色。在描写奥利维尔的情人、新英格兰的姑娘阿米莉亚·戈弗雷小姐方面，作家的语言和角度也是有其独特之处的：

我亲爱的人儿穿着坚实的高靴子和一件长长的当地熊皮大衣，她的头上戴着一顶鲜红的无边女帽，在当地人还在狩猎鹿时，她从他们那儿继承过来的一种式样。这帽衬托着一张完美的希腊式的脸蛋，使人联想起我父亲书桌上的许革亚雕像，在她那浅粉色的嘴后面隐藏着它那神秘的生活，而那张嘴涂着防寒的油脂，嘴唇闪闪发光，就像那使玛丽·安托瓦内特喜爱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的画的那嘴唇。

彼得·凯里在《主仆美国历险记》中描写了一个狄更斯式的圆满团聚的结尾。奥利维尔在老农场追求阿米莉亚·戈弗雷小姐失败，“他被活活地剥了一层皮”，只能落荒而逃，一副破败、颓唐的样子，来到鹦哥儿——一个暴发户新购置的哈得孙河畔的房子。这“可怜的香肠棍儿”和他的原先的仆役终于相互拥抱、和解。

奥利维尔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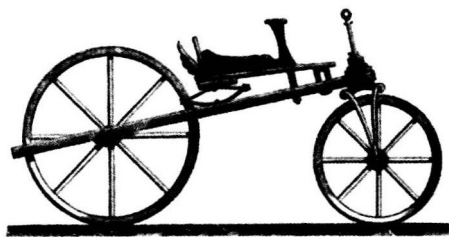
我确信在我降生之前，发生了一些严酷的灾难性的事件，而伯爵夫妇，也就是我的父母却不愿告诉我。结果，这反而撩拨起我的好奇心，以至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我也因此而成长为你可以想象得出的一个心神不宁的不健康的人——个子矮小，脸色苍白，成天价在东爬西爬，在巴夫勒尔城堡的每一道阴沟、每一座阁楼里到处探寻什么。

即使我的探寻是那么的疯狂而无处不去，但我却还是没有能看到我叔叔的那两轮坐车，你说这怪不怪呢？

一辆两轮坐车也许在你的家庭里是一样普普通通的东西，而在我的家里，就像所有的东西一样，是一个神秘的物件。只是在两个走街串巷的石板工匠一度瞥见了这辆由我叔叔阿斯托夫·德·巴夫勒尔制作的笨重的木制自行车被绑在椽木上，这才为我所知。我无以知晓它为什么被绑在那儿，我也无法想象我叔叔——我琢磨一定是他——怎么竟然能用两个皮革狗项圈来做成这辆车。我想象这定然是一场悲剧——这样想，是我的天性使然——比方说那忠诚的宠物仙逝了，也许仅仅因为我叔叔当时手头上只有这两个皮革狗项圈而已。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隐藏在巴夫勒尔城堡里的谜。至少这不是我发现的，我琢磨如果是我发现的话，我母亲会怎样地发怒，即使眼下想来，也令我的心脏急跳不已。她的怒气从来是难以逆料的。至于说她的为母的温情，也与一般通常女人不同，她担心我会死去，总是在那么担心着，虽然她的这种担忧，倒使我觉得异常温暖。根据记录，在1809一年中，她叫了53次大夫。20年之后，她仍然竭力要采取

种种稀奇古怪的招儿，说是要来拯救我的生命。

在我童年的时候，这辆两轮坐车既没有让我感到受宠若惊，也没有让我受到败坏的影响。要不是它现在就呈现我们的面前，我压根儿也不会提起它的。



这奥地利法律文件起草者犯了一个典型的错误，他没有描述两轮坐车的三维形象。

然而：

难道还会有任何一辆比我眼下给自己如此肆无忌惮地设定的任务更为合适的车吗？这任务，只要你拿起这本书，你就会渐渐地倾心支持的。那也就是说，你同意将你移请到我的童年时光，在那儿，将向你证明，或者说不是证明而是向你强烈地假说我的脑袋的样子，我的特别的颅相，我的肺活量，那肺活量是在我出生之前的年月中由种种莫名的压力所决定的。

那就让我们相信我们获得了这辆古怪的木架子像一匹马的老古董坐车，当然啦，如果我们从这条路到我家去，我们就得准备推着我叔叔心爱的玩意儿通过灌木林横七竖八折断的树枝。在这坎坷不平的树林里，这玩意儿几乎没什么用；在那树林里，我曾经和德·拉·隆德修道院院长，我则称之乎我心爱的贝贝，打下了好几百只云雀和麻雀，我把我的小小的肩头弄伤了。

“小心，奥利维尔，亲爱的，小心。”

眼下，我们可以不去管流鼻血的事儿，虽然照实说，这流血的事儿完全是可以预料的，诸如血流如注啦，鲜血直流啦，因为我的身体只是被一

层很薄很薄的皮肤所包裹，而在我的血管里却奔流着一腔激情；然而，由于我们正在编造我们的冒险经历，我们暂且假设没有流血啦，敷纱布啦，抽血器械啦，也没有骑马疯狂地飞奔去将正在用早餐的医生去拽来啦。

这样，我们的读者可以离开轻柔如镜的变幻莫测的塞纳河，穿过高低起伏的林地，而进入椴树间的小路；我，奥利维尔-让-巴蒂斯特·德·克拉雷尔·德·巴夫勒尔·德·加蒙，近视庄园的贵族，像墨丘利一样自由自在飞驰电掣，左边是朦朦胧胧的菜园，右边是水彩画写意般的果园。在去村子的小路上躺着粪堆，我可以飞越过、跳跃过粪堆，就像一只瞎眼的蝙蝠，一路驶入巴夫勒尔城堡的开着的大门。

嗨，雅克，嗨，古斯塔夫，奥迪勒。我回家啦。

在城堡里的右侧坐落着爸爸的法院，在那儿他主持年轻农夫的婚礼，这样可以免除他们去拿破仑的军队里服兵役，早早送死。当然无需说啦，我们是不支持波拿巴的，我的爸爸将这阴谋诡计留给别人去干。他说，我们过一种恬静的生活。在诺曼底流放的日子里他也这么说。我妈也这么说，只是带有更多的怨恨。只有在我们的建筑里，你才有可能瞥见那强大的家族的创伤的痕迹。我们过着一种恬淡的生活，然而我们的院子却无疑像是一个战场，它的古老的朴素的美被无数的壕沟、堡垒、红土、白沙、灰石板、54棵根部包在麻布里的连翘损害了。为了恢复院子昔日的光荣，奥地利建筑师带着他的画板和铅笔常驻在蓝室里。在我们经过蓝室时，你可以瞥见这个骄横的家伙。

我省略没提及我叔叔的坐车的最严重的缺陷——没有方向盘。还有其他的缺点，然而谁又去管那个呢？这两轮的坐车是许多令人惊讶不已的机械发明中的一件，最初的时候被人们揶揄为不切实际，后来，在一场汹涌而至的潮头中，就像一个意大利男仆从楼梯上滚下来一样，它们来到我们的面前，极其真真切切，极其实用。

在1805年当我首次被抱着吮吸我妈的奶头之前的年月，是一个充满伟大之美和伟大恐怖的发明的时代——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个，虽然我并不知

道这伟大之美和伟大的恐怖是什么。我所理解的仅仅是从所谓的象征性总和得到的，所谓象征性总和就是秘密的汇总啦，我妈的乳汁令人难受的味道啦，我自己的呼吸啦，那该死的牛群真正可怕的不断的哞哞声啦，真叫我难以形容地难受，特别是在冬日的下午，在牛群哞哞狂叫的时候，仆人又一次忘了点燃灯笼。

我们已经说了一大段话了，该是进城堡的时候了。我们静静地骑着我们的两轮坐车，驶过两扇高高的蓝色的门扉，向右来一个急转弯，我们将冲下整整一条长长的高高的走廊，一路飞冲，我们会敞开喉咙尖叫，同时有充分的时间去瞧左手边的那傲慢的建筑师和他的那瘦削的一头金发的助手。在右手边，飞膘上一眼那六扇高大的窗户，每一扇窗户都留有这院子那令人不安的骚乱的痕迹，再瞧上一眼那大门，在大门外，农夫和他们的畜牲总是拉下含有干草和臭气的粪便。

你也可能注意到，在每扇窗户之间，有一幅或是加蒙，或是巴夫勒尔，或是克拉雷尔的肖像，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在那时，在革命最黑暗的年代里，要是我父亲试图烧毁所有可能将他与贵族的特权和危险不可挽回地联系在一起的书信和文件的话，他会看到这些书信和文件却从院子的火堆上冉冉升起，毫发无损，历史上的400年变成了一群火乌鸦，扇动着燃烧的翅膀——这象征灾难的乌合之众——升腾起来飞向那冰冷的青绿色的天空。这一切我还没能降生于世亲眼目睹。

然而，今天，天空是明亮的，阳光灿烂。那长长的走廊成了一条铺设着大理石的跑道，我们刷地一溜骑向那低低的黑门，那小礼拜堂，妈妈经常在那儿做她的晨祷。

但现在我母亲没有在做祷告，所以，我们必须骑着我们的坐车去访问她。选择橡木来制作这坐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我叔叔无疑是一个艺术家之类的人物。眼下，在这似乎没完没了的楼梯上，我感到憋气，仿佛有一把鼠尾状的锉刀在我的喉咙里锉着。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先生，但也不要因此而感到惊讶。我很可能只是一个小男孩，塌肩膀，手臂很有力，

但我的血却是冷酷而坚强的，我将游过一条河，射杀一只鸟，扛着我的坐车到二楼，在那儿，我将显示给你看那坐在轻便马车里，穿着大衣，蒙着眼睛的人物，我母亲，加蒙伯爵夫人。

可怜的妈妈。瞧她有多么痛苦，脸色焦黄，在昏暗中闪着光亮。在她年轻的时候，她从来不生病。她曾经是巴黎的美女，但现在巴黎离她远去了。她在圣多米尼克大道有一幢她自己的豪宅，但我父亲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我们毕竟在这个国家是流亡者。我母亲在悼念巴黎，虽然你有时候可以将她想象成是一个忏悔者。她犯罪了吗？即使她犯过罪，谁又会告诉我呢？她穿着的衣服庄严而又宽大，这对于一个笃信宗教的女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她的生活是一种神圣的痛苦，仿佛飞翔在一个水平面上，凌驾于她的令人失望的孩子的上空。

我也病了，但生病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正如我常常宣称的，我是一个可怜的畜牲。

瞧这可怕的小家伙——他的脑袋包在毛巾里，整个儿泡在蒸汽里，好心的贝贝——他不仅是我的导师和听我忏悔的神父，而且常常是我的护士——耐心地坐在我的身旁，他的硕大的手放在我窄窄的后背上，我长时间地艰难地喘气，会在一种危机的痛苦之中昏睡过去，醒来时，我的鼻子浸在面盆里烫伤了，肺就像困在桶里的鱼，呼吸声扑哧扑哧，玩命地抓住什么可以救命的东西。

在经历了多少苟延残喘的夜晚之后，我竟然醒来能看到晨曦苍白的光亮，在浅墨色的夜色之中显现出那沾着露水的杨树树叶来，竟然能听到乌鸦的呜咽，乡野建筑古老的滴水嘴的沉吟呢！

我知道我在巴黎是能治好的。在巴黎，我会高高兴兴的。

而德·拉·隆德修道院院长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巴黎是一个乌烟瘴气的深渊，而乡下的空气才对我有利。他在应该让我阅读卡图卢斯^①和西

① 卡图卢斯(约前87—约54)，古罗马诗人。

塞罗^①的时候，却拿着滑膛枪，拽着我到我们称之为百尺深谷的地方，一门心思打鸽子和画眉鸟去，贝贝则扮演帮助驱赶鸟儿的猎人助手、管理员和牧师的角色。“你是一个出色的小射手，”贝贝在奔去捡猎物时会说。我翻译道，“*Quam sagaciter puer telum conicit!*”^②他从来不知道我是近视眼。我多么盼望我能让他高兴，打下我压根儿没瞧见的东西。

我母亲希望我跟他说话时使用法语的“您”，用法语称他为“院长”，然而他的性格却让他到死的那一天仍然是贝贝。

我是一个让他爱的古怪的小家伙。他是一个强健、英俊的人，一头白发，那一对狡黠的眼睛很容易就充满怜悯的神色。他曾经带大我的父亲，现在我又把我整个儿地托付给他，他双手爬满了老年斑，仪态充满了耐心，他的法衣肩膀上粘着的弗吉尼亚烟草，散发出一股味儿，那烟草在我真正地呼吸到美国空气之前20年就使我充溢了美国味儿了。“来，年轻人，”他会说，“来，今天是一个美丽的日子——*Decorus est dies*”^③。”他打招呼的方式很可能就是在你的背上狠狠地捶上一拳，然后大声惊叹——不是惊叹这残酷的一击——而是惊叹那冰的奇迹。如果不是惊叹冰的奇迹的话，那就是惊叹那疾风，风吹得那么的疯狂，仿佛北海本身在将塞纳河河水水面往上推，冲走将塞纳河与澡堂^④分隔开来的墙。

驯顺的孩子是不会游泳的，但贝贝肯定不想我成为一个驯顺的孩子。他裸露着，活像一个断裂的雕塑像，在澡堂的深处击水——“来吧，奥利维尔大人。”

如果我真的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游泳者——这有悖于上帝对我所有的期望——那这并不是由于让-雅克·卢梭的破坏性的教导，而是由于这位好心的神父以及我想使他高兴的愿望。我愿意为他做任何的事情，甚至不惜将我自己淹死。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得以不断地与我的童年的家的可怕

①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法学家、哲学家、教育家。

②③ 系拉丁语。

④ 原文为法文。

的氛围阻隔开来，要是我和医生们以及蚂蟥一起度过了太多的夜晚，那我就不由自主地知道各个季节的感官的快乐，那上好的红土将我娇嫩的手弄得非常干燥。

当然啦，我夸大其词了。我住在巴夫勒尔城堡 16 年，并不是老是能看见我母亲躺在她的鸽棚般的小房间里，潮湿的被单盖着她的眼睛。在我父亲锁着的书桌上有一幅我妈的硕大的可爱的铅笔画像，那铅笔画像的铅笔线条非常的浅淡，犹如一个从未降生的孩子的梦。在画像里，她的鼻子也许有一点儿太窄小了，有一点儿太严峻了，然而，却是那么的相像，充满了真正的生命力。她有一张清晰的前额，一种坦然的表情，眼睛含有一种询问的神色，直接地注视着观者。她不仅在画像里是这样的，在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在我的童年，有无数夜晚，她会从她的床第起床，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不是最近飞速提拔的那些朋友，而是穿袍贵族和佩剑贵族。在这些夜晚，当所有的那些豪华的马车都驶进马棚不再能看见，你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朦胧的月儿和水灵灵的云彩飞掠过诺曼底，你无疑会回到那已逝的岁月，你会走近那巍峨的前门，当然不是骑着你那两轮自行车，而是迈着穿拖鞋的脚稳步趋前，一走进去，闻到的当然不是泥土或者蜘蛛网的味儿，而是从男子的假发飘来的好闻的香粉的芬芳，从妇女乳房飘来的可爱的香水的馥馨，一幅俨然古代体制的非凡图画，粉红色啦，苹果绿啦，华美的丝绸和绸缎，丝绸和绸缎的各种颜色在羊栏间升腾和降落，最终融入了点着烛火的夜色之中；在这种场合，我妈在所有漂亮女人中是最为光彩夺目的。而她的真正的妩媚，那比铅笔画更为深沉、细腻的瞬间即逝的飘忽的美貌，要直到所有穿着号衣的仆人全部驱赶走之后才会显现出来。然后，拉开窗帘，我父亲会亲自烹制咖啡，小心翼翼地一个一个地款待他的客人们，而我母亲——她在病床上的时候，说话细声细气，几乎听不见——开始唱道：

贝亚恩的行吟诗人，